金鋼鑽

蘐孫題

社址 上海英租界甯波路清水坊二五八號 電話中央八五六九

第四百念五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全年兩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爲二英寸寬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十元(內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六元(封面)分十五格每期每格洋五元(外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請到中央大戲院去看女書記

明星公司張石川洪深聯合導演的(女書記)又名(衛女士的職業)。現已剪接竣事。定於十月念三起在中央大戲院開映。此片陳義甚高。輿論界認爲不可多得之作。愛觀電影者務望聯袂偕來。

精美

酒菜 麵飯 茶點

最衛生 最新鮮 最美味 最考究 最細巧 最合時 最精美

南京路英華街大東旅社對門

天發祥奉送西太后御筆墨寶

(九月二十日起大減價一月)

「紅粉贈與佳人。寶劍贈與俠士。所以識貨朋友。才知道物的珍貴。西太后御筆墨寶。在前清時候。已經很不容易得。何況現在民國。格外可說魯殿靈光了。今年搜羅得親王府內珍藏的貴重細毛不少。並且還覓得西太后墨寶多件。而不敢自秘。情願奉送各界。如惠顧貴重皮貨。一律贈與一件。茲又値本號八週紀念。向例舉行大廉價一月。這樣好機會。諸君可不要失之交臂呀。(附註。西太后墨寶。陳列本號內。歡迎各界參觀)

地址英大馬路拋球場電話中央一三七八號天發祥皮貨局啓

漢錩製罐廠

本廠專做糖菓餅干聽頭食物以及各種香煙一切印花罐頭各公司廠號訂定各種印花罐頭請逕與本廠接洽爲荷

在上海北火車站愛而近路富慶里

九月初一日開幕

大章綢緞洋貨局

上海小東門民國路北 南通商銀行原址

特別大放盤一月 歡迎各界惠臨參觀

營業要目 綢緞部 洋貨部 顧繡部 絲襪部 衣着部 花邊部 帽傘部

電話 南市二三 中央一五六三號

大家請吸月兎牌香烟

友聯影片公司新片預告

□武俠名片□

雙劍俠

主演 徐琴芳 鄭超凡 葉仁甫

一粒珠

此書爲海上漱石生得意之作。描寫舊官塲捕役之黑暗。綠林暴客之兇惡。深尅入微。洵爲中國偵探小說中別出心裁之作。每冊定價大洋五角。凡持此券往購者。祗收大洋二角。

經售處四馬路世界書局

金鼠牌香煙

烟絲金黃 烟味馨芳

中國華成煙草公司

秋燈漫錄 (陸士諤)

中西學說雖不同、學理實一致、西醫之神經、即吾中醫之六經經氣、西醫之胃病腸病、即吾中醫之腑氣、彼之各種炎症、即是吾之熱病、彼之各種病菌、即是吾之毒氣、寒毒熱濕毒瘟毒、吾中醫原亦不諱、故凡各種名稱之不同、不過二五與一十、不足遂判爲優劣、吾之不滿於西醫者、在治法不在名稱、彼西醫治病、頭痛救頭、脚痛救脚、脚亂手忙、毫無秩序、病稍複雜、即爲所誤、蓋坐知標不知本之弊也、見身熱即進以寒冰、遇形寒即烘以爐火、傷寒不問邪之已否入腑、總以攻下爲不二法門、猶吾中醫在仲景以前、以潠水治身熱、火迫溫針治寒疾、傷寒三日即行攻下之謬法、蓋坐知正不知奇之弊也、吾中醫自仲景出而始大進步、彼西醫素不讀仲景書、竭心力以研究、猶是仲景以前之舊法、且肺主皮毛、胃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此種精義、西醫非特不知、亦且不信、航海不憑南針、何由得達彼岸、故西醫之謬、在此不在彼、吾甚希其科學更進步、化學更發明、而能追踪吾中醫也、至謂西醫專爲西藥廣銷路、奪國人之生計、抑末矣、

陸士諤 內科 診例

(診金)門診二元 出診英租界六元 遠則遞加 號金加一 拔號加倍 通函論症四元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診所)英租界跑馬廳汕頭路念三號

上海四馬路太和大藥房發行

哈士蘭 服外 六零六

每盒洋一元 盒裝二角

朱大可書例

中堂 三四尺四元 五尺六元 六尺捌元 對聯 三四尺三元 五六尺四元 屏條 三四尺二元 五六尺三元 橫幅 全幅全中堂 半幅全屏條 扇面 二元 榜書 每字二尺以內二元 大則遞加 泥金加倍 金牋加倍 劣紙不書 墨費一成 潤資先惠 約日取件 內寓年四月一日訂 收件處 本報社及各大牋扇莊

朱玉蟬女士鬻畫潤例

(中堂)三尺五元四尺六元 人物花卉翎毛走獸任憑點擇 山水加半 (屏幅)照中堂例六折 (面扇)頁冊兩元 先潤後繪五日取件 收件處 上海三馬路大舞臺東首文煥印刷所及各大牋舖

濃精良藥 DALIGAN 大理乾

培麟生博士發明 東靈公司製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清血解毒 海波藥

專治皮膚瘡瘍 小兒胎毒婦女赤白帶子宮炎腫均有奇效 每瓶二元

五洲大藥房

電話北四六七五

五獅牌香煙

煙味清香 煙絲金黃

中國華達煙草公司啓

五洲 美容霜

▲潤膚珍品 ▲白美容霜 ▲潔同雪白 ▲雅如蘭香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

跑馬廳 寶隆藥房啓事

本藥房除經售各種家用良藥及藥片藥丸藥膏藥水暨各種最優等化粧用品外復爲便利病家起見特聘滬上名西醫龐京周君與陳競芳女士等常川駐敝藥房候診既可省病家跋涉之勞又可立時配方無稍延緩也 地址靜安寺路派克路西卡爾登七號 電話西三一二三

德醫博士江逢治監製

專治肺癆藥水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半
百補強身血 每瓶一元二角
潤肺咳嗽藥水 大瓶一元 小瓶六角
瘋濕骨痛藥水 每瓶八角
糖衣白濁丸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上海四川路A一二三四 江逢治化學製藥公司啓

袁製 骨痛精

主治

本藥精能祛風散寒去解毒除痰濕止痛消脹舒筋和血助胃消化專治瘋濕骨痛 骨節酸楚 手足拘攣 筋絡牽痛 寒濕攣筋 偏正頭瘋 腦骨刺痛 邪瘋感冒 酒瘋脚痛 鶴膝瘋痛 肩背腰痛 半身不遂 行動不便及一切筋骨疼痛疑難各症凡醫治無法藥石罔效者服之全愈行動如常 每瓶一元郵費加一

英租界新西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老美女雪茄煙▼

爲何發現冒牌如此之多 吸者請君一想便知

真正呂宋老美女 乃雪茄煙之中最有價值 並在小呂宋地方製造

真正老美女木箱面 均貼有小呂宋政府印花 每枝煙上刻有針點硬印 英文MANILA之字樣

否則即是假冒混售

欲購真正雪茄請向各大煙店或福州路九號老美女雪茄煙公司

新世界西跑馬廳對面

匯芳日夜照相館

電話中央二四四四號

大豐綢緞局
經理各大絲廠出品為滬上花色最精良之商店倘荷惠顧至深歡迎
地址上海三馬路中　電話中央六九二七

時事民國兩報被扣記 (非主筆)

時事新報、報界中後起之秀也、民國日報、亦最近報界中之矯子也、今兩報忽同時以被扣聞矣、鄙人雖非報館主筆、然對於報界情形、尚為熟悉、敢將兩報被扣之經過、略述一二、以饗讀報諸君焉、

時事新報近來風頭甚健、編輯方面、固甚新穎、而編輯之胆大有魄力、亦為他報所不及、每有時間上關係、體裁不能登載之新聞、而時事新報毅然披露、以討好於讀者、此即其長處、惟因此遂發生被扣之事實、緣以前國民政府撤銷臨時法院院長盧興源、引起滬市輿之反抗、後有辯駁一文送交各報發表、各報發排後均為新聞檢查員扣壓、未能刊出、惟時事新報則當時未將小樣送往檢查員閱看、翌日赫然披露於報上、字林西報且譽時事新報為中國最有胆量之報紙、檢查員見而大為震怒、雖經時事新報派員前往疏解、而扣報之遠因種矣、最近新申兩報因登載英美煙公司廣告發生問題、後由市黨部致函申、新、時事、商四家請予撤登、申新兩報從善如流、立即撤去、市黨部曾去函嘉慰、惟時事新報則以為該報自五卅慘案後首先登載英美煙公司廣告、以迄於今、外界曾未有過非議、此必外界對時事新報有特別之好感、故毅不以為意、置市黨部書問函於不顧、仍照常刊載、事為工統會等團體所悉、以當此英美煙公司之工潮劇烈之時、時事新報苟稍有血心、不宜再繼續刊登、遂請求淞滬衛戍司令部扣報、此資懲戒、此時事新報被扣之近因也、至民國日報則為黨的報紙、言論素所正大、今忽被扣、外界不明其相者、頗為驚異、其實民國日報此次被扣已為第二次矣、在慶祝將總司令就職紀念時、民國日報因未將小樣送交新聞檢查員查閱、被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扣報一日、後由潘宜之諸君從中斡解、翌日放行、此次被扣則因檢查員扣去之新聞翌日仍登出、遂被衛戍司令部參謀處指為不服從檢查、遂下令扣報一天、故前日二十二日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外埠均未能出口、後經兩報主持者於軍事當局一再磋商、諜會釋、廿三日之報紙、已得照常發出矣、

□他們的大兵來得好快啊□

何西亞交涉討唐令 (探報)

時事新報於前日子夜時候、接到南京特派記者打來電報、乃是國民政府諸委員、鑒於唐生智飛揚跋扈、勾結張逆、實為國民革命之障碍物、那電報就是討唐的全文、該報館內勤記者何西亞先生恐怕新聞檢查員於版子拼好而受檢查拆去、不如早過上發表、何西亞先生道、唐生智逆跡昭彰、國府下令討伐、此項電文最宜早為披露、好使他的罪狀傳播民間去、使民眾起而共討之、況且六軍擊潰、敵軍劉興、敗退江北、這種事實、民間消息較靈通的、已多知道了、讀了這篇討伐令文、好使他們恍然而悟、檢查員道、今天時候不早、版子已落、還是明天登刊、好使各報都有、何西亞先生道、祇要是下允許發表、還能得及、因為那誰家報館、不希望早些發表這真實的軍事新聞、檢查員頗以何言為是、便通知各報准許發表討唐令、那時候已三點半鐘了、早落版子的、祇得暫付闕如、時事新報虧有「今晨消息」的一欄、就在這欄上發表、

窮凶極惡之招徠法 (慈氣)

近日十六舖老北門一帶、各衣裝店忽異想天開、雇用夥友二人、高立櫃檯之上、叫賣各種零星布料、狂喊亂叫、力竭聲嘶、且櫃上鋪以薄板、二人拼命狂跳、聲震街衢、外人見者頗疑為發痴、夫商店招徠之術、不一而足、衣店本有叫莊之習、然亦甚文雅、從無此種窮凶極惡之辦法、商人體面、為若輩掃盡、願商界中之有識者起而干涉之也、

朱炎之總 (一嘯)

土地局長朱炎之之被綁、業於二十日下午七時許出險矣、其出險經過、頗簡單、「大抵綁匪因無利可圖、自頗放棄、先是、匪預知即晚將破案、乃於一小時前遁、朱見無人、得從容出門、偃車返家、朱自云、在匪窟頗豪優待、惟每日所食、不過家常便飯而已、因憶十餘年前、朱在北京時、凡有同鄉同事請客、朱均謝不應酬、或稱之為侍郎派、（前請侍郎、謝絕應酬、表示清高、）不知者問其故、答曰、倘備家常便飯來喚、則不勝歡迎也、此次不幸被綁、匪乃饗以家常便飯、識者遂謂綁匪乃眞朱炎之君之知己也、

今後之國民通信社 (鳳影)

國民通訊社、革命軍抵上海後最出風頭之一通訊社也、每日所送稿件、為數累牘、非常豐富、與牌子最老之國聞通信社、不相上下、社長張靜廬著中山裝、終日在社振筆疾書、一望而知為熱心黨國之忠實信徒也、惟該社經費向恃市黨部之津貼、每月約有四五百元、惟市黨部近來經濟亦非常支絀、故國民社之津貼亦積欠數月、各職員因採訪新聞、不能枵腹從公、咸向社長張靜廬索借、張靜廬雖做書局老板、然墊而又墊、遂亦趨於無辦法地位、乃婉辭為無米之炊、張君遂乘市黨部改組之時、具函辭職、業經照准、對於欠款一層、允先設法籌還若干、今後國民通信社將由市黨部宣傳部直接接辦、照常發稿、惟社長何人、抑取銷社長制、目下尚未決定、張靜廬辭去社長之職後、復向記者聯合會請辭執行委員職、亦經該會通過、以次多數管際安遞補、張君此次將本兼各職決然辭去後、大有將總司令汪主席宣言下野神氣、但鄙人深望張君亦如蔣汪宣言中仍當以黨員資格、奔走國事、而為記者聯合會努力也、

□馬艷雲□

北京坤伶中稱三傑者、為金少梅、琴雪芳、碧雲霄、後起之秀、亦以三傑稱、則為馬艷雲、金友琴、胡碧蘭是、艷雲山東歷城產、鄉音未脫、故道白欠佳、然其明眸皓齒、確足傾倒一時、有姊艷秋、則唱鬚生、專與艷雲配戲、京中人士、目為二艷、(鱗)

更新舞台之糾葛 (阿鳳)

更新舞台由歐陽予倩君接辦、股款計一萬一千元、沈少安老闆娘娘三千元、案目等之押櫃八千元、角色有費一濟等若干人、開鑼日期、亦已內定、牌既掛出、海報亦已高揭、忽拖延年餘、李八俊與陸朝綱之訟案判決、陸朝綱所有之更新舞台執行拍賣、二十日李八俊貼布告於更新門首、與予倩君等所掛之牌左右輝映、殊覺滑稽、於此更新開鑼、當又須時日矣

朱炎之脫險記 (羊毫)

前聞人言、朱炎之被綁將匝月、家中一無音信、據某處消息、則朱君有被遇害之說、當本有聞必錄之義、投寄鑽報、乃鑽報揭曉之日、而朱君已安然脫險矣、其時間當與該稿付排之時間正同、蓋陰歷廿六日之夜也、茲更就所聞、述朱君脫險情形、先是、朱君被綁至匪窟、飲食起居甚優待、而監視則嚴、屢與朱君談判贖款、朱君直陳無資產、匪無如之何、已而轉遷朱君於赫德路之匪窟、迨廿六日旁晚、匪衆忽將朱君手足捆綁、綁後、匪衆皆行、朱君靜聽無人聲、乃試為掙扎、遂鬆脫手足之縛、啟門而逃、朱君抵家後、捕房得消息、亦派探捕往匪窟搜查、則僅存一所空房而已、說者謂大抵綁匪對於朱君之有無資產、業已晰加調查、既而確知其空空、則徒事供養、亦屬無益、乃放作綁縛之舉、棄窟而行、蓋不釋之釋也、朱君苦矣、綁朱君者或亦有窮途之嘆歟、

如是我聞

□嚴獨鶴原住慕爾鳴路泰興里、鶴府係兩上兩下、屋頗寬適、且空氣交通、均極適宜、惟鶴君近以夫人去世後、太夫人頗嫌寂寞、擬與其令弟婉滋陸武同居、惟人口繁多、泰興里房屋不敷應用、遂改賃新屋於臺納路、不日即將喬遷、泰興里房屋擬轉讓友人居住、房價極為低廉、同文中有意者可速與獨鶴接洽、免為捷足者所得也、(英俊)

□夏令配克影戲院主人赫思伯氏、新由美國運到著名女明星倆門塔文主演之大悲劇「茶花女」一片、定本星期四開映、今日下午一時、由該院華副經理周世勳君柬邀新聞界參觀試映、(鐵手)

法國山得爾亨利白濁丸
新老白濁服之立愈包可除根永不復發
藥房有售

柯金離婚後糾葛之判決 (判官)

柯競生與金佩明離婚後之糾葛一節、已載本報第四百十八期、昨經臨時法院傳審、此離奇之婚訟、遂告一結束、茲將記者觀審時之所得、記之於後、

□旁聽者之擁擠　審理是案者第四法庭、四庭為臨時法院最狹小之一庭、而是日襲於本案之趣味濃厚、觀審者紛至沓來、幾無插足地、非本案之律師自刑庭旁聽者亦甚衆、故審理是案歷四五小時之久、觀審者之擁擠、並未稍懈也、

□金佩明之供詞　是日金佩明到案極早、並有姊妹花二人同來、旗袍革履淺笑輕顰、鐘鳴一下、由李推事升座訊理、先由柯競生陳述告訴金佩明之理由、及經過情形、柯以粵籍說上海話、尚未純熟、其告訴金佩明之理由、可於金佩明供詞及律師之辯論中反證之、金之供詞、略謂自與琴川吳某(一切詳見本報第四百十八期)分居以後、即於交際場中、得識柯某、然我以擇人不慎、終獲此悲慘之結果、緣柯之娶我、完全利我多財、施用其拆白手段、一年中騙去金鈔飾物等、已不在少數、至七月中又騙去珠花兩朵、至此忍無可忍、始於佑尼干律師公館中訂立正式離婚契約、所有金坤父路宅內一切衣物、均為我所置備、初識柯某時、柯僅舊洋裝四身、金坤父路宅內之物、柯某何得攫為己有云云、問官對於兩造實情、早極明瞭、即下滑稽之判論云、離婚之創議、必出於被告無疑、原告遇有如此妻子、豈肯輕易拋棄、聞者莞爾、

□律師之辯論　金佩明供畢、乃由柯競生委請之律師、對於被告口供、加以反詰、並請堂上傳可以証明被告有強暴脅迫行為之見證汽車夫、及一品香茶房、到堂證明、但堂上均未准許、繼由金佩明委任之吳齡坤袁漢雲兩律師為剴切透澈之辯論、為其扼要語云、本案原告提出告訴、為強暴脅迫、按強暴為意思、脅迫為行為、今原告對於強暴脅迫之行為、均無相當之書證及人證提出、而被告轉有強有力之反證、可以證明兩造同居時一切開支、均為被告擔負、是以請求堂上宣告被告無罪、及撤銷原告之附帶私訴云、

□本案之審判　兩造律師辯論終結、由李推事官作簡單之判決、即將刑事案撤銷、民事部份另案起訴、金佩明遂偕其姊妹花二、於奏凱聲中、乘其自備汽車、風馳電掣、一笑而去、

蔣介石東遊記(上) (一葦自神戶寄)

歐屣尊榮、肥遯桑梓之革命偉人蔣介石、此次幡然去國、戾止神瀛以曾經滄海之客、作重尋桃源之遊、征幟所至、不無珍聞、爰述所知、以饗讀者、

蔣氏化名仁湖、於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乘日輪上海丸東渡、翌晨抵長崎、上陸、即赴雲仙、同來者張羣劉紀文陳方之孫鶴皋陳舜畊及侍從等約十名、惟於婚事有關之宋美齡未與同來、蔣氏崎長對記者宣言、此次來日純為欲與十三年不見之舊友一敘闊別、並當竭力解釋中日兩國間種種誤會、以期實現中日之親善、而絕非含有政治意味者也、

雲仙嶽溫泉為日本八景之一、距長崎有十八里山道、(約吾國百餘里)蔣氏由愛野村坐汽車往、抵雲仙、正薄暮、遂棲息就地之八州旅館焉、既而記者麕集、蔣氏因行裝甫卸、倦於應對、由張參謀長出而代答、略謂蔣氏戰場歸來、不免勞頓、高臥故山、原期避囂、而訪者如鯽、不勝其擾、故來日本、藉資休養云、至蔣氏婚姻問題、則未作確切之答復、僅謂雙方已有四五次之接洽矣、

與蔣有關之宋子文、係先蔣氏來日、迎其母於雲仙、後偕來神戶、寓僑日鉅商故吳錦堂氏之別邸、嗣復伴母之有馬、泊得蔣電、復來吳邸、遂與蔣氏自雲仙派來之劉紀文、接洽蔣氏來神事宜、

十月三日蔣氏抵神、僑胞作熱烈之歡迎、手執黨旗高呼蔣介石萬歲者、不下五六百人、蔣下車後、即乘吳氏汽車馳赴吳邸、與望眼欲穿之宋子文、作懇摯之晤談、少憩、即同馳車往訪宋母於有馬溫泉、

□丁子明女士□

杭石君席上試歌喉 (老牛)

前期本報載記者得聘定京劇教師一文、說記者曾要創辦票房、新聞報記者杭石君先生學小放牛、老牛有一天和杭先生適在席上相遇、便問他道杭先生你要學小放牛麼、以先生之材(身材也)之貌、當然是學旦角的、杭先生把頭點了一點、老牛又問道、和先生搭配的那位牧童哥呢、可有人承乏、要是沒有、老牛不才、願與先生在紅氍毹上、串演一齣、杭先生把老牛睁了一眼道、你的身體太瑰梧、老牛道「身體瑰梧麼、這個也不妨、那個也不妨、等待先生來戲唱、我就三天不吃飯、五天不喝湯、區區牛身子、決不使他胖、伊哪哼、」可是杭先生在那時對我輕輕的道「啐」、這啐字吐音、非常的輕脆、出谷流鶯、其聲彷彿、老牛到此時、頓然大澈悟、杭先生吐這個啐字、有兩種用意、(一)不願意和老牛配戲的表示、(二)厭老牛的吐音不清脆、其意若曰、你要配戲、非把你的歌喉、改造到同我的啐字一樣的清脆、唉、杭先生這一來、太欺老牛了、

如是我聞

□翠娥老六、二十晚邀樂園香花會會唱、是晚飯后花籃等、滿列台前、

□新闢路大通路口之平江公所、昨午忽遭回祿、致將寄存屍棺、焚毀大半、讀者謂此係死人遭刼云、

□花界中架子之辣者、富春樓楊蘭春外、近復得一倚翠、(情侶)

□名票友王伯吹君□

伯吹為著名牙醫王榮初君之長公子、習生、入暢社甫數月、已能戲五六齣、日前會串梅龍鎮中之正德帝、頗得內行之贊譽、謂為不輸于老伶工云、(儷琴)

張靜廬隔桌吃乾醋 (饕餮)

商業協理洪雁賓君為其仲嗣二公子結婚、禮堂假西藏路寧波旅滬同鄉會、晚間則設席於四馬路中央西菜館、饕餮赴讌時、賀客皆據案大嚼、座已滿、幸招待員為我覓得一空座、該座適在阿拉老闆張靜廬之對面、時賓主各飛箋召花以侑觴、坐於吾傍為招商局之職員某君、叫局幾處打、一時花葉、姍姍俱來、某君之身後、不穀安排、紛紛列吾後、數樹綠楊、春分兩家、張靜廬見之、乃大噪曰、老饕安居肉屏風裏、艷福哉、艷福哉、言時、厥聲厥容、於艷羨中而帶嫉妒、且曰、一桌春色、分些過來、余曰、是何妨、請書一花符、為君轉局可乎、靜廬亟搖手曰、毋庸毋庸、恐被室人知、則吾殆矣、吾膝皮薄、挨不起跪池一分鐘也、老饕深欲為之書一局票以陷之、以為其隔桌吃乾醋者戒、既念其膝皮脆薄、心又不忍、正心口自問間、客所叫之局名艷冰者、告別而去、靜廬頻念『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句、我於是嘆古今張家郎君、何多容易風魔若斯耶、

一個票友之離婚妻 (知者)

某票友素善飾武家坡之王寶川、及梅龍鎮之李鳳姐、為翩翩自喜、風流自賞、蓋票中之白者也、票友初娶日菊、當其結褵未久、形影相隨、菊喜雀戰、票則坐其傍、菊好觀戲、票亦侍其側、見者羨稱、每指為一對璧人也、票之家人、輒呼菊為新奶奶、新奶奶亦聞之頗喜、蓋喜得嫁票也、不意經過數年、票與菊漸疏、平時新奶奶之房、時有票蹤、此時則竟徹夜不歸、殆一轉移間、昔之用情菊者、今則施之於星矣、菊以空閨無聊、且多勃谿、乃於前歲徙被出走、就母家而棲息焉、嗣後經若干手續、而菊與票遂宣告脫離、菊自歸後、頗為親族所不滿、且多旁人之訾議、不得已乃就其外祖母家、暫事靜養、外祖母家、在鄰近太湖之某邨、阡陌縱橫、一片鄉村景象、以慣過繁華之女郎、忽然居此、其何以堪、「故菊雖寓於邨、而滬上仍不時有其蹤跡、」票星結褵之前數日、菊曾驅車過票宅之門、回憶從前、恍如雲霧、而此新奶奶之稱、不久即將另易其人、縱事不關己、亦不禁潸然淚下云、